

徐淮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輯

91

上海市徐淮座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孫中山手書

聖人有言曰：「凡代收
稅者必歸匿行商匯來
置產於外國，則其財產之權
皆失。」其言向非少々人
知也。天下固以奇

孫文

九封十

孙中山手书

先生賜獎。革命功成，共知建工對於民國前途，
不可不留一大紀念以為後來開民知建國不易而發
為愛國熱心，並深求光明之國，固不以國人教育為
二國之今昔，民國自武昌起義迄於今日，統一共和
政府成立，久聞之種，事實皆我民國建政之精神
不外國民教育之好材料也。故江蘇教育總會創
議，建立一年，令眾多地倉館於上海特派專員為徵
集，員赴各處徵集，關於此次革命戰爭之品物，甚

書 洛 希 喜

創捕獲之佳績廣辟戰地之空地擴張軍事
有志者之遺物皆與此傳以備採用之廣
中國革命之原動力實非

先生十數年來奔走呼號提倡革命此功比太
祖之汗青更該於

先生者雖泰山六川無以端之則紀念館中愈以
先生之寫真墨拓及同盟會十數年來之舊聞
遺與吾等陳列以為重前半期半歲曾為等

李希洛手書

卷之三

生平所作僅兩函事項未承握手今度人見致不

敢言矣故當三觀奉乞

所為甚惜且云五紀念館事項尤頗重當啟故啟會

力微安得脫弱更祈

鼎力相助以庶於成民國辛酉年洛章基寓

此款項
手啟至紙

情其

革命歲次公金館徵集頭袁季子詳二

書手稿希洛

漫雲先生 惠墨 谷奉

電報悉一呈

執事以懷列侯平定
毅力組織中興黨
未有三戰畢於十萬里
仰和哀局可言
仰聞善良辰
指視禮何樂也
厚財自首
冠裳不趨
國忠以沉鬱行不
告達四海

執事三益心勞元
辛酉謹啟

勦祺

弟陳其美謹啓

陳其美致沈漫云書信手迹



中国国民总会印章二枚

沈云荪藏

前　　言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进行了卓越的艰苦奋斗，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立下了伟大功绩。

199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80周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继承革命先辈遗志，振奋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特编辑出版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专辑。

本专辑共收集有关纪念辛亥革命文稿24篇，其中有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回忆，有缅怀孙中山先生的，有怀念其他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等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部份作者已谢世，有些稿件难以核查，难免有疏漏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有关辛亥革命的丰富史料已经大量出版，本辑只是拾遗补缺。

目 录

辛亥革命之鳞爪	王梓青	(1)
回忆辛亥革命	林知渊	(9)
辛亥革命回忆录	陈 莫	(24)
参加辛亥革命斗争的回忆	夏同庆	(28)
辛亥革命回忆点滴	韩良才	(31)
辛亥革命回忆十二咏	潘仰尧	(34)
纪念辛亥革命诗二首	石顺渊	(37)
孙中山先生轶事点滴	许复七	(38)
孙中山先生英国蒙难获救记	陈惕敏	(41)
孙中山先生手简考释	沈云荪	(43)
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	吴西林	(45)
孙中山致新加坡华侨总商会电文	沈云荪	(47)
关于孙中山协助侨胞的一件事	陆鸿勋	(49)
关于秋瑾确切生平	王慰慈	(51)
徐晓秋营救秋瑾未成始末	王焱华	(54)
辛亥革命老人袁希洛	袁 钜	(57)
沈缦云先生革命活动片断	沈云荪	(65)
回忆父亲庞青城追随孙中山先生事略	庞维謐	(72)
辛亥革命时的王引松	王孟年	(74)
黎元洪轶事	江 靖	(76)

名僚张一麐	潘仰尧(78)
曹锟贿选	陈惕敏(82)
辛亥革命对上海风气的影响	许少甫(85)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	沈云荪(88)

辛亥革命史之鳞爪

王梓青

辛亥这一年，我正在苏州清理财政局充当一名小职员。自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后，苏州人心虽小有震动，而地方秩序尚称安谧。我在九月（阴历）十四日这一天，听到上海革命同志起义，攻克制造局，建立军政府的消息，情绪极为兴奋。只因我的父亲在上海天铎报为编辑，宣传革命，我不放心，遂即来上海看他。他说，“上海地方秩序一切照常，你可安心回去。”我即于十五日回苏，在火车上就听到苏州已经响应革命。火车到苏州时间已经很晚，果然看见城门口已贴有军政府布告，并有兵士臂缠白布，手持步枪，站岗守卫。但人们进城，并未加以盘问和检查。地方极安静，并无惊惶状态。足见人心向背，深明大义。我第二天回到清理财政局，见三三两两都在谈论起义的事，我向他们询问经过，亦不得其详。后来有人告诉了我一点大概情形。兹将以后所得到关于革命之零碎事件，略述于下。

（一）苏州之光复：这件事虽由于前清江苏巡抚程德全（雪楼）通电全国，响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民主政体。而实际内容，则完全由于应德闻（季中）、罗良铿二人之主动。此两人皆为程德全之总文案，应掌财政，罗掌民政。（此两人是否是革命党人，虽不得而知，但与同盟会有关系，是可以肯

定的）。程对此两人非常信任，言听计从。自得到上海起义消息，苏沪相距甚近，唇齿相关，其势不能没有一点表示。遂即于十四日夜间，在抚台衙门开会（与会者是些什么人，则不得其详，只知道第二师师长章驾时在内）。商量决定仿照武昌、上海办法，设立军政府，领导革命，统辖江苏全省军民两政。公推程德全为都督。军政府参加人数很多，据说有上海一班名流，如黄炎培、马士杰、沈恩孚、陈陶遗、史量才诸人都在其内。而军政府所需之印信，匆促之间，不能到外间去刻，即传令旧藩司之椽属丁亚伯进内，用一方砚池，在背面刻成印文，（刻几个什么字，记不清。）于是即用此砚池所刻之印，发号施令，改变政体，创造新生，轰动清庭和全国以及全世界。

（二）江苏财政之改革：既已改朝换代，凡属清朝一切制度，当然一律推翻。旧藩司所掌之财务，即设立财政司以代之。以应德閔为司长，陈辉德（光甫）为副司长。并创设江苏银行，总行即设在苏州，（后来才迁到上海）以为全省金融之枢纽。以应德閔为该银行之监督。在该银行内附设省金库，凡属省款之支付，均须通过省金库。组织比较周密，取款很是严格，虽未能说是尽善，但已规模粗具，一洗过去由书吏上下其手之弊政，气象确为之一新，此为江苏财政改革之初步，亦可为全国各省财政改革之前导。在那时候，还有一件为外间所不注意之事。当时所发军饷以及各项政费，都须使用银元（钞票尚未盛行），而市上银元奇缺，接收旧藩库，惟存有现银一百多万两。无如现银不能使用，且市上银元市价暴涨，有时高至几元钱以上，还换不到巨额银元。当时即有上海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来到苏州与财政司接洽。由他自己所开之银号全部兑换，兑换率如何计算，虽不得其详，但闻虞洽卿是在这件事上很多取巧，乘机

占得不少便宜。

(三)清理关款：在前清时代，江苏省有两个海关道，一、上海道，二、常镇道；都各辖有常关。海关由税务司(外国人)管辖，常关则由关道管辖。苏州光复后，上海道刘襄孙，常镇道林梅征皆溜之大吉，而以上海租界为逋逃薮，所有微存未解税款，以及公共财产之证据，悉数交由上海租界领事团领袖领事比国总领事保管。后来由江苏都督府在上海设立关款清理处交涉接收。(这个机关设在上海江西路五十一号)由应德闇主持其事(我亦是其中办事人员之一)。这个机关的内容，是在筹划江浙两省的军民分治。数月以后，仅接收到常镇道部份现金五万元(银行单据)以及各种财产证件，约一百余万元。上海道部份，尚未接收到，而江苏省即实行军民分治(在民国元年冬间)，以程德全为都督，以应德闇为江苏省民政长。机关皆设在南京。因此关款清理处即无形取消。所有人员俱到南京，只嘱我将接收到常镇道之现款(银行单据)及财产证件，悉数送交史量才，我即照办送去(史量才在什么机关我记不清，好象是个办理盐务的机关)。史量才并未见到，仅由办事人员照单点收而已。至于上海道部份，则由史量才他们去接收了。后来听说现款有一百多万，结束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债务，即系此款。至于帐目如何报销，详细情形则不得而知。

(四)上海军队之一班：在上海光复之前，即有革命党人陈雁生其人(广东人在上海经商)，本与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广东举人)，经理陈慎生等联络活动。待到上海光复之后，他即带了一批人在闸北宝山路净庵土招兵，组织军队，预备北伐。当时民气极盛，不两天即招到一千多人。军事训练，是由陈雁生号召一班北洋入伍生队(全部广东人)来上海组织训练的。旋

因净土庵地方太狭窄，即搬到火车站北面南海邑馆，作为办事机关。这个组织，是由于李怀霜和天铎报的几个人在幕后主持的。当时李怀霜认为革命党人多数是不懂公事的，对外笔墨，不能太无规则，就商之我的父亲，要我来上海帮帮他们。我即在此时脱离苏州而来上海参加他们的革命工作。此时大家公推陈雁生为领袖，就所招新兵，编成两个营，由陈雁生任团长。并定名为“沪光复军”，枪械是由制造局搬来的，但是服装饷项一无所有。除募饷之外，一无办法。于是就在南海邑馆内设立筹饷处（名称记不清），每天来捐助军饷者，实不乏其人，尤以广东妇女为多。我当时看见这一班妇女，毕恭毕敬的拣着自己金珠首饰来捐助，好象是到庙里还愿模样，觉得可笑。其实她们是因为本身受到的压迫太重，希望革命成功，得到真正的民主而为她们翻身。但是这种捐款，虽然每天都有，终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乃由天铎报的汪禹丞、陈镇生诸人找出旅沪甬商李征五来作统领，主要目的是要他出来筹饷。于是这个沪光复军即扩充到步兵两营，骑兵一团。这个骑兵团，是由张宗昌带了人马和枪械来报效的。（据说张宗昌是李征五的徒弟）自从李征五来作统领之后，即受到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节制。军队的架子是搭了起来，可是饷项，仍无的款，沪军都督自顾不暇，亦是发不出饷来。于是李征五这一班人妙想天开，在他的司令部内（闸北湖州会馆），召集租界许多著名富商来开会，到的人确实不在少数。适开会后，即向他们筹饷。开口数目很大，直到深夜没有人肯答应。这件事到第二天，即为租界领事团所知，认为召集租界正当商人至华界，以武器威逼勒捐，向地方当局抗议。结果，认捐者一文未交，李征五他们一无所得，徒然落下一个大话柄。这种零碎事，本无史料之价值，然亦足见当时

上海军队之紊乱。这个光复军组织，成立不到一年，终于无法维持，即于民国元年秋间全部解散。

(五) 宋教仁之被暗杀：在民国二年初，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鉴于袁世凯之所作所为，都是与共和、民主背道而驰，即倡议由国民党出来组织人才内阁，而以宋教仁为总理。这个计划，当然是袁世凯所不能接受的。即由袁之羽翼赵秉钧献计暗杀宋教仁，授意洪述祖购买匪徒出来作这一件事。出事的时候，应德闳作江苏省民政长，听到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暗杀消息，当即来上海。在这个时候，凶手武士英已被缉获。根据武士英口供，又缉获主使犯应桂馨。并在应桂馨家中搜获许多洪述祖与应桂馨往来函电，都是与本案有关的。应德闳即会同国民党要人，如陈其美、黄郛等许多人在租界内归洋务局检查证件，确定这件事是由赵秉钧主使洪述祖串通应桂馨购买匪徒，实行暗杀。嗣后即由应德闳将证件照抄带回南京，而由他自己整理，根据日期，编成号码，并由他亲笔加以说明，而交我署写校对，由省署印刷所刷印成册，分送各有关人物（当时我亦取得几本，惜乎现在已寻不到）。至于凶手武士英，系监禁某监狱内，而由国民党指定黄为负责看守之人，足见国民党对于此案之郑重。在不久时间，武士英即死于狱中。看守监狱之人为黄郛，门禁森严，凡武士英所吃食物，都须经过黄之检查，何以会服毒而死。当时人言啧啧，讹言蜂起。迨去洋务局检查证件后，即传闻内有与国民党本身有关文件，而为国民党要人抽去。是则武士英之毒死，蛛丝马迹，虽不无可疑，但亦不能藉此论断其有无也。

(六) 二次革命之一瞥：在民国二年六月间，江苏省长应德闳晋京觐见大总统袁世凯，因病应在京耽搁了将近一个月之。

久，于七月十五日回到南京，地方情形安静如常。讵料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人来告诉我，四路要塞司令吴绍麟被人暗杀；又有人来告诉我，都督府被围，电话不通；又有人来告诉我，省长轻车减从前往都督府。我等到中午，省长尚未回来，而讨袁的布告已贴满通衢。在这个时候，省长衙门骚动得很厉害。我在傍晚时候，见到省长，告诉他，我要回上海去。他说，好，你先走。我问他，省长几时走。他说，我等雪老（指程德全），雪老几时走，我就几时走。我即就此搬出衙门。遇到都督府的朋友我就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黄兴在今天早晨即来都督府，与都督谈话，大骂袁世凯。并说，我们国民党如再不出来讨伐，国民党就会被他消灭。就拿出一张讨袁的电报底稿，要都督签字，都督接过来看了一遍，即放在桌子上，一言不发。黄又将电稿送给他看，他又看了一遍，仍旧放在桌上，一言不发。黄于是又表演了一次，都督始终一言不发。黄就站起来，跪在地上，拿出手枪说，都督如不答应我这一件事，就请枪毙我。都督还是一言不发。应省长在这时候就对黄说，都督年事已高，人各有志，请你们不要勉强他。黄又问应省长的意见，应说，我以都督进退为进退。于是黄就不要都督签字而发出讨袁通电和布告。但是黄仍不允许都督离开南京，都督表示非走不可，黄坚不答应。当时即由陈陶遗表示用身家性命担保，黄才答应程走，但是几时能走，尚不得知云。迨我第二天黎明到达下关火车站，遇到省署听差，他告诉我，都督和省长均于昨天晚上夜车去上海。我回到上海之后，因连天劳顿，即在家休息了一天，才到应德闻家里。见有很多人在那里，并且很忙，才知程应二人已发出否认讨袁之通电，并表明即日回攻南京。我即加入他们工作。第二天移至旧洋务局办事。嗣因洋务局是

在租界内，办事不便，即全部搬到苏州，在旧抚台衙门办事。但程德全自始至终没有出来，他的图章交给了罗良铿（程的秘书长），而由罗全权办理。到了苏州之后，名为进攻南京，实则无兵可出，仅仅虚张声势而已。再者袁世凯亦不信任他们，对于他们之通电，亦置之不理。至于说到南京方面，是以黄兴为总司令，以蔡治明为省长，虽则大张旗鼓北伐讨袁，实则亦无实力可恃。在很短时间，即被袁世凯派张勋带兵进攻南京，民党只得暂退。这场轰轰烈烈之二次革命，竟烟消火灭。大家都很惋惜。南京城内的居民又遭到张勋的辫子兵大洗劫了一次。

（七）公债案之闻见：民国二年江苏省长应德闳晋京觐见，附带任务，是向财政部要还辛亥革命江苏省所负之债务。经接洽后，财政部答应发还善后公债叁百万元。这个消息，立时即为江苏一班名流所知，由张季直电致省长应德闳，要求在此项公债留出壹百万元，作为江苏省办理实业之用。（电文大意如此）这时应尚在京未回。即由省署抄件寄京。（我是省长晋京随员，抄件是目睹的）嗣后财政部拨到此项公债票，即寄存江苏银行库内。至于此项公债，究竟作何用途，如何报销，事关秘密，绝对非外人所得而知。嗣闻此项公债之报销即由程德全、应德闳在辛亥革命江苏军费报销案内报销，因此引起中央怀疑，而由肃政史揭参。中央要程应到京对质，他们都不肯去。中央即令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传讯送京，程应当然亦不肯到庭。后来由张一麐（仲仁）来电，劝应到京，并说明，“不来不能了”。于是应没有办法，即到京在大理院受审。审讯了好几庭，经判决无罪。经应向袁世凯请准回沪。讵意应抵沪之后，案子又翻，电令再去听讯，则被应拒绝不去。据传闻这个案子，是由袁世凯之党羽怀恨应德闳揭发暗杀宋教仁之阴谋，而欲置应于死地。